


惟有**真正深藏不露者**，才是**最厉害**  
**最可怕、最致命**的对手



马营★著

**李生兄弟一生一死**  
**妻友难辨谁是真正的中共潜伏者？**

作家出版社



# 潜伏, 1936

马营★著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潜伏·1936/马营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9. 5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686 - 3

I. 潜… II. 马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48779 号

## 潜伏·1936

---

作 者: 马 营

选题策划: 刘 蟒 花 青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 韩 星

装帧设计: 大象设计·赵东亮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数: 330 千

印张: 21.5

插页: 1

印数: 001 - 30000

版次: 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686 - 3

定价: 32.00 元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第一章

一九三六年的初夏，燥热提前降临了古城西安。午后的阳光似乎有重量似的，挤压着西大街上行色匆匆的路人。刚出来的汗水即刻就被晒干，只留下汗渍紧绷在皮肤上，一层一层积结，皱得人如同要蜕皮的蚕儿般难受。西大街和南大街一样，都是才拓宽的街道，街面扩到了店铺门口，伐了老树，未栽新树，连巴掌大个树阴都没有。而东大街和北大街，早在拆除城墙时就已经拓宽，栽植的杨树已经有大臂粗细。西大街的街面还未铺设沥青，或许将来也不会铺，接连几日暴晒，人流踩踏石子地面，泛起了一层细细的尘土，随着脚步沾染在鞋面上，如同一层土黄色的蒙布。

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后楼虽与西大街近在咫尺，却完全是两样景象，幽静清凉，有着古宅特有的静谧。武伯英放下文件，抬手看看腕表，从办公桌后站起身来：“再等等，再等一个小时，他要还不来，就各忙各的去吧。”

“新生活运动分会”办公室西北角，就是总干事武伯英的天下。他三十二三年岁，中等偏瘦身材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眼不大有神，眉不浓有棱，鼻不高有隆，唇不厚有痕，这些极富男人味道的五官组合在一起却不孔武，被天生的忧郁所控制，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忧患气质，很有些内在魅力。衬衣外套了件紧凑合身的薄西装，领带解下来挂在衣帽钩上，又添了几分不羁的洒脱。

武伯英手下的三个男干事听见头儿的话，随声附和，轻声抱怨，议论纷纷。干事小栾还说了句俏皮话：“咱们像什么？就像早年间宫里头选妃，等着点选的秀女一样。”

大办公室中开两扇木门，正中迎门拼着两张会议桌，桌子上下堆满了文件纸张和一些宣传小册子。屋子四角各摆着办公桌，散立着一些木质文件柜，分成四个办公区域。东南角窗下的两张办公桌，头对头坐着调查干事小栾和设计干事小董，西南角窗下坐着推行干事小杨，每人分管着原来一个科的事务，都是二十多岁年纪的社会新人，却因为埋头书案而未老先衰，人也邋遢了起来。

屋子东北角坐着的新运妇女指导员黄秀玉，正坐在办公桌旁精心修剪指甲，根本不参与同仁们的议论。她二十出头，长相虽不十分漂亮，却因为青春和白皙，自有几分迷人的魅力。

党部后楼二层的房间不用承重，都是三间开的大屋，原来做过官塾讲堂。最西端这间是省“新运分会”办公室，蒋委员长提出了“亲爱精诚”加“礼义廉耻”的主旨后，力图上行下效，要从根本改进国民精神、改良社会风气、促进民族复兴，省党部也就成立了这么一个分支机构。今年春节夫人宋美龄掀起了新生活运动的又一次高潮，在南京成立了新运妇女指导总会，自任指导长。黄父在中央党部任职，黄小姐也算是大家闺秀，从英国留学归来，积极响应号召奔赴陕西开展活动。不过来了这三个多月，就是组织妇女唱唱新运歌谣，别的也没什么作为，已没有了刚来时要改造世界的理想与狂热。办公室东北角窗下是她的小天地，办公桌除了比其他人整洁外，还有一些新女性特有的小情调。窗台上的盆栽文竹，水杯上的钩织杯套，玻璃板下压着的几张电影男星小照，都显露着她的趣味所在。

武伯英踱步到中间的窗子前面，看了一眼黄秀玉，顺手推开了花格窗扇，眯眼看着阳光照耀下的西大街，用以驱除伏案的疲乏，感受着内外炎凉的差别。楼外紧挨的这排店铺虽也是两层，民间建筑讲求节俭实用，要低矮很多，于是站在小楼上，西大街的风物人情倒是可以一览无余。

南北走向的广济街一头连着清真寺，一头连着党部大院，和西大街交汇而成的十字路口离钟楼不远，也算是繁华地段。小摊贩们几乎把买卖摆到了马路中间，只留下了一道豁豁啦啦的窄道，偶尔有一辆汽车驶来就在窄道中晃荡，懒洋洋地向东大街方向驶去。几辆人力洋车跟在汽车后借光，也借来了不少尘土，车夫光着膀子露出黝黑的脊背，任凭尘雾落在面目上，车上的太太小姐用香帕捂着口鼻，不时放下和熟人打个招呼，催促车夫超过汽车。巡街警察夹着木质警棍，躲在仅有的阴凉下嘬着纸烟，不时掸去落在身上的已经开败的槐米。三五个从医院里逃出来的伤兵闲逛着，只把眼睛朝洋车上的女人瞧来，目光野蛮而大胆。在公家做事的文员夹着皮包匆匆而过，虽然洋装在身，表情却和那些小学徒一样乖巧规矩。路过的穷学生三两成群，看着油布大伞下的酹子水<sup>①</sup>和大碗茶，舍不得口袋里的铜子，只好咂巴咂巴嘴唇。尽管还没有蝉鸣，人们耳膜里却充满了烦躁的噪音，如同眼前的局势一样让人焦虑不安。

武伯英掏出烟夹，抽出一根烟卷叼在嘴里，用打火机点燃了，吸了一口，然后把烟雾吐出窗外，魂游天外似的想着心事。

<sup>①</sup> 大麦发酵成的一种无酒精饮品。

黄秀玉捏着指甲钳，观察着武伯英的一举一动，表情不由得有些呆傻。她这个年龄，正是对成熟男人着迷的时候。一来因为恋父，青涩而无所成就的小伙子难以打动芳心。二来初入社会，闺中美梦开始走向现实，总有害怕惊醒的恐惧，而冒失善变的青年总与薄幸和背叛牵扯在一起，没有成熟男人的稳重和宽厚。武伯英这个年纪的男人，恰如一缸陈醋，既没有新醋的凛冽，也没有老醋的腐气，酸香皆有，刚刚好。

三个年轻干事看到黄秀玉的表情，相视窃笑，声音很轻却足够她听到，既是善意的嘲讽，也是蓄意的提醒。黄秀玉这才反应过来，狠狠白了他们一眼，撇了撇嘴。放下指甲刀，拿起办公桌上看了一半的小说，翻到书签标记的页面。眼睛虽然在文字上移动，心思却怎么也从武伯英身上拉不回来了。

新运分会所在的后楼，是党部社工部的办公楼，原是旧官学的学馆。二层砖木结构，坐北朝南，与繁华的西大街只隔着一排店铺，如同一个闹中取静的书生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样子。党部大院原是前清陕甘总督的府邸，科举时省试考取的举人，要集中由总督象征性地辅导，官学故而设在总督衙门后院。总督早在满清新政时就已取消，所以辛亥革命时不成为攻击目标，保存相对完整。辛亥革命后打通了隔墙，总督衙门和官学连成一体，学馆就成了省党部的后楼。官学原来朝东开的大门，隔墙打通后就变成了省党部的东偏门，因为路两边全是卖竹编器具的摊贩，无名之街也就叫了竹笆市。张学良、杨虎城、邵力子各自机构联合使用的“新城黄楼”，与省党部隔着钟楼遥相呼应，形成西安城内权力的两极，互相制衡。如今加入了尾追、堵截红军而来的中央军，还有党调处和军特处等各种势力，权力结构转向多极，共同支撑着国民党与蒋介石在西安乃至陕西全境的统辖。省党部南大门外是东西走向的粉巷，与西大街平行，与广济街相接，再延伸过去就接了南大街。粉巷历来是西安城内烟花兴盛之地，古时文人以流连青楼为雅事，于是娼寮妓寨聚集于此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省新运分会风风火火成立了起来，原本分着调查、设计、推行三科，经过两年多的大力运作却收效甚微，于是就成了一个闲散单位。水至清则无鱼，大部分干事都钻营去补了肥缺，只留下了分会总干事武伯英带着几个人应付上面的各类活动，如同委员长在新运运动中剃的光头一样硕果仅存。随着人员流失，办公室也压缩得只剩这一个大间，武伯英是去年底上任的总干事，没有享受到一楼单间的办公待遇。

黄秀玉放下小说，对武伯英抱怨：“他架子倒不小，整个党部都在等着他，我下午还要去妇女教习所呢。”

武伯英没有答言，还是看着窗外，凝眉眯眼，似乎受不了强烈阳光的刺激。

突然有一队军车从西门驶来，沿着西大街朝钟楼疾驰，开道敞篷吉普车上的

军官不可一世，后面四辆大卡车坐满了兵丁，荷枪实弹。巡街警察来了营生，吹着哨子挥舞警棍，路人和摊贩纷纷躲避，广济街口原本挤成的人疙瘩，霎时间分开一个宽绰的通道。风驰电掣般的车队扬起的浮尘，飞进路边小吃摊的锅碗瓢盆。

卖酸梅汤的老汉用蒲扇在大瓷缸上狠劲扇了两下，带着点怨气大声吆喝：“酸梅汤——加了土的酸梅汤！”

烟尘一直通到钟楼，然后转而向北，沿着北大街向北门而去。武伯英认得这是东北军的军车，德国制造，声音浑厚有力。老蒋和德国的老希商谈过购买坦克的事情，前几年报纸传过一阵子，当时共产党的主力部队在南方丘陵地区，德式重型坦克用来剿共显然施展不开，时人都推测他要用来对付侵占了东三省的日寇。随着德日联盟的建立，德国人转而偏袒日本，购坦克的事情搁浅了，换成了这些军卡，先紧着装配张学良，用以运送兵员剿灭转移到陕北的共产党。

武伯英把半截烟卷弹到窗下房顶的青瓦上，关上窗扇，把飘来的尘土拒之窗外，随口吟道：“闺中少妇不知愁，春日凝妆上翠楼。忽见陌头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侯。”

“武处长，真是有大学问啊！”黄秀玉从小说里抬起头，话音未落就接了口。

武伯英听言笑笑：“小时候念家塾，祖父教的几句旧诗。”

武伯英并不是处长，可黄秀玉却喜欢这么称呼他，因为新运分会独立在社会部各处之外，自成一家。“武处长，你念的这几句是唐诗吗？寥寥几句，就把一个女儿家的心思写得惟妙惟肖，这句‘悔叫夫婿觅封侯’，更是绝了。”

“是晚唐王昌龄的《闺怨》，看见军车，站在楼上，不由得就涌起这几句。”

喜好打趣的栾干事搭腔：“黄小姐从小受的是西洋教育，自然不知道这首《闺怨》，我们这些土包子，小时候读《诗三百》、《千家诗》时，被先生戒尺打着手心，却都读过，呵呵。”

独自在自己角落里打瞌睡的杨干事也来了兴致，站起身来边说边比画：“哈哈，黄小姐闺怨倒是有的，不过恐怕都是些西洋闺怨。‘我轻轻地走，正如我轻轻地来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’。”

董干事已经成家，河东师吼在耳，似乎丧失了挑逗女性的本能，虽不说话，却看着黄秀玉笑得更加揶揄。

黄秀玉的父亲虽不是大员，毕竟在中央党部供职，所以她在这些人面前居高临下惯了，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恶气，非常气恼，“啪”地把小说拍在桌上。大家都是玩笑嬉闹，自觉火气发得就有些过分，于是偏转了目标。“武处长不西洋吧？但是人家有绅士风度，抽烟时知道开窗子，不像有些没教养的土包子，一根烟卷接着一根烟卷，火柴倒是省了不少，却把屋子弄得着火一样，还臭烘烘的！”

这一手把三个年轻人震住了，都窃笑着收敛了一些。

武伯英看看黄秀玉，把手插在西裤口袋里，身子靠在文件柜上缓缓说：“小黄说的很对，这诗末一句就是精华所在，王昌龄一个大男人，朝廷命官，没来由这么小家子气，他貌似在写闺怨，实则在担心国家的战事。”

黄秀玉有了武伯英这口底气，更来劲了：“就是，你们也该学学武处长，别不懂装懂，不学无术，哼，先生打手心学的诗，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，我要是你们先生，就打你们的嘴！”

黄秀玉骂完，出了口恶气，反倒没有了刚才的认真，自己先笑得趴在了桌子上。三个年轻人见她这样，也都回到了玩笑的轨道，于是皆哈哈大笑。黄秀玉好一阵子才平复了情绪，对武伯英抱怨：“我下午还要去妇女教习所一趟呢！一个破巡官，就把你们吓成了这样。”

武伯英劝慰道：“再等等，也不急在这一时。”

三个干事原本在心底里就有些不满，听黄秀玉这么说，也都纷纷发起了牢骚。

闲散单位自有闲散单位的好处，虽无油水可捞，却有大把的时间以供支配。往常下午这个时候，办公室基本就剩下武伯英一人，其他四个各找由头去了外派，十有八九为着私事。他们倒是深刻领会了新生活运动的实践指引——“三化”，即生活艺术化、生活生产化和生活军事化。小杨喜欢听秦腔，此时往往要去易俗社的戏园子，看个下午场的戏，把生活艺术化了；小栾喜欢打麻将，几个好友拉开场子，经常要从午后战到午夜，吃苦耐劳地躬行生活生产化，虽说有赔有赚，种庄稼还有个丰收减产，一个道理；小董是生活军事化的典范，早早回家向老婆报到，手里干着家务耳朵听着数落，待遇和扛枪挨骂的粮子丘八基本相同。

黄秀玉洋化新潮，很符合蒋委员长新训话的要旨，“适于现代生存，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”。她从英国回到上海，又从上海到了西安，喜欢的那些情调越来越远，心中难免寂寥。还好竹笆市上的阿房宫电影院近在咫尺，门头修成宫殿式样，两个朱漆柱子盘着金龙，从办公室经东偏门过去，也就两三分的路程。阿房宫一天三场电影，据说龙眼和龙珠晚场时点亮，黄秀玉却从未见过，晚上城内宵禁，兵荒马乱，三教九流，女孩子家出来不安全，所以总要去放映厅看个下午场。沉浸在各种臆造的情节里，浑然忘我，也忘了身边的纷扰和眼前的失意，电影已成了抚慰心灵的良药，和信徒做礼拜似的执着虔诚。她懂英语，那些美国片子根本不是障碍，只是气恼每隔几秒画面全无后黑幕上出来的汉字台词，让梦做得不那么顺畅。

当然，她初来乍到，旷工时还忐忑不安，间隙会回到办公室，对独自伏案忙活的武伯英撒谎。武伯英从不深究她的去向，也对她挑起的话题不感兴趣。党部



里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同仁，都巴巴地和她套近乎，年老的为了她父亲的提携，年少的为了临近芳泽。所以，黄秀玉觉得武伯英是个不寻常的人，反倒激起了她的好奇，也激起了她的好感，乃至激起了心动。

武伯英心里清楚，这个党务巡官一定不是盏省油的灯。

上午调查处一科长胡汉良给武伯英打过电话，通知说南京来的专属视察员齐北昨天抵达西安，今天即来党部公干，上午高层召开见面会，下午到各个部门拜访同仁。调查处是干什么的，大家都心里清楚，那是随时能让人面临牢狱之灾甚至从世界上消失的部门，而且无论你是谁，都能拉下马来。中央党部有特工总部，其下属机构在省党部就是调查处，就是后来的“西安中统”，当时称中央党部调查处，简称党调处。<sup>①</sup>

党调处空缺处长，一科机要科长胡汉良代处长之职，这个齐视察员的架子不小，胡科长都成了他的传令兵，于是下午整个党部的底层人员比较齐整，各自在办公室内齐聚一堂恭候大驾。

新运分会挂靠社会部，下午一上班，米部长就过来给武伯英交代：“上午开会时我见了姓齐的，不好惹，把你手下的都留住了，给我长个脸，这可是钦差，听说是小陈部长亲自点将，前来督察陕西党部的办事不力，看样子咱们成绩的好坏，全在他一句话上。”

武伯英刚才关于解散的承诺有些自作主张，却不是傲慢，只是觉得自己这个闲散部门无关紧要，就算没有跪阶而迎，也不会引起齐巡官的不满。

小栾说：“党部如果是头牛，社会部就是牛尾巴，咱们新运分会就是尾巴尖，虱子从牛鼻子爬到尾巴尖，也就快下班了。”

小栾的趣话引起了一片笑声，而武伯英却没有一丝笑意。黄秀玉借风起浪：“齐北，我见过，在中央党部不过是个小角色，进我爸爸的办公室，还要喊报告。”

武伯英抬眼看看黄秀玉，不愠不火：“但是在这里，你得给他喊报告。”

黄秀玉刚想张嘴反驳，武伯英突然张开双臂做个下压手势，示意大家安静。他面冲着南面，透过南窗看见有两个人正沿着外廊过来，走在前头的正是机要科长胡汉良。陕西地方邪，说谁谁就来了。

胡汉良先迈步进来，破天荒穿着一身中央军少校军服，更显得身材瘦长，也更突出了那颗与身子不成比例的大头。凭心而论，胡汉良的头颅并不硕大得无朋，只是满脸横肉张扬着凶残狠毒的性格，也膨胀了头颅。他是党调处头子徐恩曾的得意弟子，徐是中央党部老陈部长的表弟，小陈部长的表哥，黄父偶尔提起来都带着几分惧怕，女儿临行时黄父告诫的唯一忌讳就是别招惹 CC 系的人。

<sup>①</sup> “中统”“军统”正式成立于1938年，此时“中统”称中央党部调查处，简称党调处；“军统”称军事委员会密查处，简称“军特处”。

黄秀玉讨好的方法带着女孩子的味道，她也这样恭维武伯英，在党部里和胡汉良照了面，先大声称呼“胡处长”。胡汉良也乐得领受这个虚职，并不推辞。不过党部里的同仁都称胡汉良为处长，而武伯英只有黄秀玉叫他处长，别人最多尊称为“武总”。

黄秀玉笑着招呼：“胡处长，今天穿的可真威风。”

胡汉良带着几分矜持点了下头，让开身子，紧跟的那人就进了办公室。那人一进门，大家都感觉到一股阴气扑面而来，无形震慑了满屋人员，不由得站起了身子，武伯英也把脊背离开了文件柜。

胡汉良张口介绍：“齐巡座，来看望诸位。”

齐北中等身材，四十来岁年纪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，皱纹不多却每条深可到骨，如同刀刻一般。穿着一身看起来挺厚的深灰色中山装，人却丝毫没有闷热的迹象，浑身上下反倒散发着逼人的寒冷。

胡汉良摊手指指武伯英：“总干事武伯英。”

武伯英绕过会议桌，伸出右手与齐北相握。齐北抬手轻轻一捏，冷着脸说了两个字：“辛苦。”

武伯英也冷着脸，点了点头放下手臂。

胡汉良转手介绍黄秀玉：“妇女指导员黄秀玉，南京黄主任的女儿。”

黄秀玉连忙离开办公桌迎上来，堆笑伸手。齐北却把手垂在身侧没有回应，只是多说了几个字：“我和你爸爸是朋友。”

嘴上说着朋友，表情却如同念叨仇敌，黄秀玉收手一笑，非常尴尬。胡汉良又把其他三位干事作了介绍，几个青年赔笑哈腰，齐北却连头都不点，只是冷冷看一眼。胡汉良打圆场：“巡座到社会部办公楼，主动提出来，先从最后一个办公室走起，所以就先到了咱们新运分会。”

胡汉良话音未落，齐北已经转身出门，他只好紧跟了出去。

人虽走了，却留了一屋子的冰冷，半天都没有一个人说话，似乎害怕打破这寂静。大家各自坐在办公桌后不再言语，看文件抄表格，似乎都忘了自己那些上不了台面的私事。

武伯英坐在办公桌后，看看大家，心事重重的样子，拿出一根纸烟，在烟夹子上磕了半天，才用打火机点燃，根本没有去开窗子的意识。这个新来的齐巡官非常有震慑力，给大家的是惧怕，给武伯英的却是一副套索似的。

齐、胡二人走马观花般转完了社会部二楼，下楼梯的时候，胡汉良很识相，落后一个台阶，走在齐北身侧。齐北在楼梯拐弯处突然慢了下来，轻声感叹：

“人物啊！”

胡汉良有些不解：“谁？”

“武伯英。”

“巡座好记性，居然能叫出他的名字。”胡汉良夸完，笑容从讨好转为轻蔑，“他算哪门子人物？”

齐北冷着脸：“从组织部到社会部，他是唯一没给我笑的人。”

胡汉良赶紧收住笑容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：“我们俩私交不错，他这个人，我还算了解。读书人，就是这个臭毛病。”

齐北缓缓摇了下头，盯着他：“看来你对他，了解得很浅。”

新运分会办公室唯一的一部电话，静静躺在会议桌的一角，猛然“叮铃铃”响起来，平素倒没觉得它刺耳，此时却吓了大家一跳。电话靠近武伯英这边，他陷入沉思浑然不觉，脑海中翻腾着齐北那张冰冷的瘦脸。黄秀玉冲小栾使了个眼色，他赶忙起身跑过去接听，先招呼接线员：“喂，接过来。”

稍听片刻，小栾变得异常热情：“嫂子啊，你好你好。”

黄秀玉一听小栾称呼“嫂子”，就知道来电的是武伯英的老婆沈兰，于是表情就不自然起来。上次米部长摆生日酒，家眷们也都去了，黄秀玉和她同桌而坐，算是谋过面。一个规矩本分的少妇，既不像米部长夫人那样缠着小脚般老套，也不像年轻一辈太太们花枝招展，穿着还算入时，只是颜色有些过于素雅，性格含蓄少语，如同新瓶装旧酒。黄秀玉倒没有鹊巢鸠占的想法，沈兰难以和自己相比，就像看到报纸上的花边新闻，赵丹娶了叶露茜，八竿子打不着，自己却也要吃些闲醋。

“不忙，没什么事情……你等下。”小栾说着把听筒递向武伯英，武伯英还是丝毫没有反应，他只好轻声叫，“武总，你家里的。”

武家的住宅电话不是武伯英的级别待遇，二十年代末西安城刚兴起电话，大户人家都纷纷安装以显身份，武伯英的父亲当时在湘子庙经营着恒泰当铺，暗中也做些古玩生意，家境殷实，就装了这部电话。三年前家境败落，老父亲一病归西，但这电话还是留了下来。从军政一把抓的杨虎城到分权行政的邵力子，接力发展陕西民生，武家也沾了邮电局更新设备的光，换了一个拨盘电话。从武家打过来需要总机接转，打回去只需拨四个号码，就是等得时间要久一些。如此方便，武伯英却很少给家里打电话，武太太也很少打过来，除非有紧要事情。

武伯英这才收回思绪，起身接过话筒，也许因为在同仁面前，语气冷冰冰的：“有什么事？”

“家里来了个人，要见你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没见过，四十来岁，南方口音，留着两撇大胡子。”

武伯英立刻警觉起来，抬眼看了看同事们，沉默片刻。老婆继续补充：“正

在院子里和奶奶说话,他还说,以前和你兄弟共过事。”

“知道了,回去再说。”武伯英心里一惊,扣上电话,转头平静地给手下交代,“我有事回家一趟,你们处理好手头的事情。”

武伯英掩饰得很好,却也有点一反常态,没有收拢办公桌上摊开的文件,连领带都忘了取下来,就急急出了办公室。走在外廊上,热气袭来,武伯英脚步不停,边走边脱下西服,搭在左臂上。下楼梯时有同仁笑嘻嘻打招呼,他随口无心地点应声,出了楼门直奔东偏门而去。

胡汉良拉开了一楼米部长办公室的门,齐北走了出来,米部长紧跟着送出来。齐北还是那副寒冷的表情,头都不回,左手稍向后撇,有力地下压了一下:“留步。”

米部长不由得听从了指挥,止步办公室门口,笑着说:“慢走,慢走。”

胡汉良放开门扇赶紧跟上,亦步亦趋的样子。二人走了一会儿,齐北看着东侧门突然停下脚步,站在树阴里,轻声问:“那个人是不是武伯英?”

胡汉良拧眉细瞧:“巡座好眼力,见了一次的人,印象都如此深刻。”

齐北撇嘴:“是,还是不是?”

胡汉良被弄得非常窘迫:“是。”

“他去干什么?”

胡汉良这次学乖了:“不知道。”

武伯英左臂搭着西装,出侧门上了竹笆市,随即左拐消失不见。

齐北一直盯着武伯英的背影,直到消失,转头问胡汉良:“听说党部的人,都叫你胡处长?”

胡汉良羞愧难当:“他们瞎叫的。”

“那我,就提拔你做处长。”

胡汉良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,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,双脚并拢一个立正,前鞠躬:“多谢巡座栽培!”

“知道我为什么升你吗?”

胡汉良不敢吭声。

齐北眼睛扫了扫满院的房屋,自问自答:“因为你是我目前唯一信任的人。”

胡汉良紧跟答应:“是。”

“我要让你成为党部人见人怕的人。不,我要让调查处,调查处所有的人,成为西安城内人见人怕的人。”

胡汉良欣喜道:“鞍前马后,一切听从巡座安排!”

齐北撇了下嘴,抬头看着树冠,浓密的树叶里夹杂着一爪爪的青果,如同青

涩的葡萄幼果，随着微风隐约闪现。

“这是什么树？”

胡汉良抬头看了一眼：“回巡座，楝子树。”

“知道为什么要在官学前种这棵树吗？”齐北不给他回答的机会，或许知他根本不懂，“武死战，文死谏。这个楝树的楝字，和谏字非常相近。楝籽可以入药，味道很苦。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派你来西安有三个年头了吧，怎么没有一点长进，一介武夫。”

胡汉良非常惶恐：“属下该死。”

“不至于这么严重。”齐北鼻子里冷哼一声，“不要瞧不起读书人，因为我，就是一个读书人。”

武伯英没有叫洋车，从竹笆市一直向北，穿过鼓楼出了北院门，转而向东经过旧巡抚衙门，到西华门才拐上北大街，急急朝后宰门的家中走去。

后宰门有门之名却无门之实，不过是北大街上的一个十字路口。

明朝重修长安城墙，取西方安定之意改城名为西安，城墙完全围绕防御战略体系构建，四面仅各开一门，不像唐时长安十门之通达。东面长乐门，南面永宁门，西面安定门，北面安远门，虽失却了唐都长安的恢宏大气，却有了重镇西安的固若金汤。

清军入关后，满汉分离，派驻西安的旗人在城内又筑满城，形成一个城中城。满城东、北两面依托西安城墙，南面、西面筑了两道新墙，南墙立在东大街上，西墙立在北大街上，圈住了西安城东北部，钟楼变成了满城西南角的敌楼。

满城内无一汉人居住，而满城外亦无一旗人，在满城南面、西面各开二门，东大街由东向西分别是东厅门和端履门，北大街由南向北分别是西华门和后宰门，用于往来交通，其中东厅门供满族官员去官厅署理政务时使用。民国初拆除满城城墙，城内大街又恢复了“井”字形布局，留下了四个带“门”字的地名，各形成了一个“大马路”十字。

武家的宅子在后宰门十字东北角上，面南背北，前清时是旗人的房子，包在满城里面。门前的街道没有名字，就叫了后宰门街。武伯英走近自家大门口，躲在电线杆子后点了一支烟卷，看似避风，实则眼睛四处扫视，发现没什么异常，才从容进了门楼，随手把吸了一口的烟卷扔进了门后的青石莲花承露。

武宅是三间三进的庭院。第一进是门楼，进门后就是前院，邻居都起门面房开了店铺生意，武家却还保留着旗人老宅的布局，当年父亲的恒泰当铺开在湘子庙租房经营。

第二进是前房，中间留了条通道，两边各有一间隔房，里面放着恒泰当铺失

当的杂物，值钱的都被父亲变卖了应付三年前那场变故，剩下的就是一些衣物器具。

过了前房夹道就是中院，两侧各有三间厢房，是半边盖的厦房，和前房、正房围合成一个小四合院，武伯英和沈兰住东厢房。

三间正房就是堂屋，由奶奶和雇来伺候她的乡下小丫头居住，正房后门外有个小后院，后邻的檐墙就是后围墙。

武老太太已经八十多岁，卧在堂屋门口的躺椅上，晒着树阴里撒下的斑点阳光。人老了没火气，反倒穿着棉衣隔暑。耳朵不好使了眼睛却还清亮，三进房的四个门对成一条直线，武伯英一进门她就看见了，大声嚷了一嗓子：“我家英儿回来咧！”

武伯英一直朝里走，没有搭腔。老婆沈兰从堂屋迎了出来，幽幽地看了丈夫一眼。小丫头也跟了出来，伸手接过武伯英手上的西服。武老太太眼睛一直盯在孙子身上，嘴里唠叨：“英儿，把衣服穿上，刚进伏天，还要捂捂。”

武伯英没有理会她，看了老婆一眼。沈兰眼神向堂屋一挑，意思来人就在堂屋。武伯英前脚踏进堂屋，来人从圈椅上站起身来，一身薄布长衫，嘴唇前突，更使两撇大胡子翘了起来，分外显眼。

武伯英看见来人，后脚犹豫片刻，站在门口停住脚步，盯着他上下打量。

来人也仔细打量着武伯英，神情有些吃惊，不禁感叹道：“太像了！”

武伯英皮笑肉不笑，冷冷伸出手去：“我是武伯英。”

“太像了！”与此同时，在视察员的办公室里，齐北也向胡汉良感叹了一声，“我都怀疑，当年威震上海的共产党四把枪，还有一把活在世上。”

胡汉良笑笑：“双生兄弟，肯定像。”

“不光相貌，连眼神、姿态，几乎都是一样的。”

胡汉良问：“巡座见过武仲明？”

齐北点点头：“嗯，三年前见过一面，武汉特工分部抓了共党特科头子顾顺章，竹筒倒豆子，交代了一大堆人，上海特工分部立刻展开行动，挖出了上海党部隐藏的一个共党锄奸队成员，就是这个武伯英的弟弟，武仲明。审了半个月，没掏出来一点有价值的东西，徐老板就把我从南京派了过去。”

胡汉良巴结说：“巡座在咱们党调处，可是有名的审讯专家。”

“不是专家，只不过善于抓住人的心思，所谓攻城为下，攻心为上，拿下过几个共党死硬分子。”齐北傲慢地摇摇头，“可是武仲明不好对付，我记得最牢，他是第一个让我彻底失败的人。”

胡汉良洗耳恭听。

“武仲明是一个真正的特工，比他狂热的共党分子我见过很多，但只要我从理想入手，破灭他们的那些理想，基本就会攻克。他们眼睛里有团火，只要你能把水泼进去，那火自然就灭了。”齐北陷入了回忆之中，“武仲明受过日本特高课的严格培训，反审讯专门培训，我根本就控制不了他的思想。他眼睛里也有团火，被冰裹着的火，越泼水，冰结得越厚。”

胡汉良笑得讨好而不屑，表情非常奇特：“那还是用刑不够，要是叫我去，保证撬开他的嘴巴。”

齐北眼中露出寒光：“你的大刑，在西安很有名，对付那些学生绰绰有余，但是对付真正的共党特工，根本不起作用，更别提武仲明这样的红队杀手。可见你这几年，抓住的只是一些共党普通党员，没有抓住一个共党的特工。”

胡汉良面红耳赤赔笑：“巡座批评的极是。”

“当时，武家倾尽家财，已经在南京托关系走门子，估计徐老板也收了卖放钱，同意把武仲明移交南京审问。我力劝阻止，亲自到上海走了一趟，审了三天，我给南京的结论就是，此人不能放。就算他现在身份暴露了，潜伏不下去了，到了江西苏区，也对我们潜伏的特工是个很大的威胁。”

胡汉良应合：“宁肯错杀一万，不可放过一个。”

“我没有要杀他，是别人要杀他，我建议无期徒刑。”齐北继续修正胡汉良的话，“错杀是难免的，共党的特工，总和我们搅在一起。那些普通共党，自有军队和警察去对付，我们要对付的是他们的钉子，插在我们心口的钉子。为什么顾顺章交代了那么多人，抓住的没有几个？”

“这个属下知道，正因为徐老板身边出了共匪特工，钱壮飞，李克农，胡底，接力赛跑，冒死通知了共匪中央，才战果不大。”胡汉良满脸带着痛惜表情。

齐北的惋惜犹如牙疼，脸上的皱纹都扭曲了：“要是那次，端了共产党的上海中央，网住周恩来、博古、洛甫几条大鱼，还有不尽其数的小鱼，你想想现在是个什么局面？”

胡汉良夸张地拍了一下沙发把手，怒冲冲站起来踱步。

“后来抓的小鱼小虾越多，越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，起码有四个恐怖案件，是武仲明亲手做的。当时上海的党国要员，听见‘红队’这两个字，都惊惶得难以入睡。”齐北冷静地看着胡汉良，“武仲明眼里那团火，今天我又看见了，那团包在冰里的火，就在武伯英眼睛里，我又看见了。”

胡汉良很惊讶：“您认为武伯英，有可能是共产党？”

齐北不置可否：“是也罢，不是也罢。共产党最喜欢顺着亲戚朋友，发展自己的关系。他是武仲明的亲哥哥，正是薄弱环节。最起码，要控制在我手中。”

## 第二章

武家神秘的来访者自称姓李，和武伯英寒暄已毕，说是以前在上海市党部做过小吏，和老二武仲明算是交情不错的朋友。时局变化，“一·二八事变”后随大军撤出上海，不愿再在官场厮混，于是就回了老家广西做生意，这次路过西安，特意来探访一下故人的家眷。

李先生说着从茶几上拿过随身的皮包，从里面掏出一包麻布裹着的東西，沉甸甸的一看就是银元：“令弟的遭遇，鄙人很同情，当时却实在是无能为力，这是一点心意，还望笑纳。”

武伯英看了他一眼，没有伸手去接：“谢谢美意，愧不敢受。时局动乱，生意不好做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银钱还请收回。”

李先生看了看堂屋门口的武老太太：“算是我替令弟尽的一点孝道。”

武伯英有些不近人情：“尽孝道有我，断不能收。”

李先生听罢有些焦急，眼睛不停地看门口的武老太太，很多话似乎不合适出口。

“她耳朵聋，什么都听不见。”武伯英惨淡笑笑，带着讥讽道，“你很直率，但是不够坦诚。”

李先生干笑了一声，把银元放回皮包，然后摸出一块黄铜桃子，递给武伯英。武伯英接过端详了一眼，上面中间刻着镰刀锤头标志，周围刻着一圈魏碑体汉字——中华苏维埃政府。武伯英把铜桃子捏在手里：“第一眼，我就知道了你是什么人。别忘了我在省党部供职，李克农的人头虽没有朱毛值钱，却也有上万银元的悬赏。”

李克农不搭腔，默认了他的判断。

武伯英问：“你胆子不小，不怕我把你送进警察局吗？”

李克农这才开口：“我知道你武伯英不是这样的人。”

“那我是什么样的人？”武伯英把铜桃子嗑啜一下扣在茶几上，死死盯着他，语气有些恼怒：“人都死了，要这个勋章有什么用？”



“对于我们来说，组织的肯定和褒奖，胜过一切。”李克农也正视着他的眼睛，并不回避，“武先生，能否借一步说话？我有一些单独的内情。”

武伯英看他一眼，又看看堂屋口的老太太，站起身冲东厢房喊道：“兰子，把咱婆<sup>①</sup>扶回来，太阳不能晒得太多了。”

沈兰带着丫头从东厢房出来，看了李克农两眼，沈兰搀扶奶奶，丫头收拾躺椅，一起往堂屋里面转移。李克农起身想过去帮忙，见武伯英站起身朝屋外走去，连忙左手拎起皮包，右手从茶几上抠起铜桃子，握在手心里，紧跟着出来。

调查处的会议室内坐着十几个人，除了二科和三科的科长，还有一些骨干分子。齐北在胡汉良的陪同下，缓缓步入会议室，然后在会议桌的一头坐下，眼睛冷冷扫过每个人的脸庞。胡汉良紧挨着坐在他身侧，宣布开会，一段简单的开场白后，看看齐北：“请巡座训话。”

大家被齐北的汹汹气势所压迫，犹豫着想鼓掌，又觉得气氛凝重不能鼓掌，左右不是，个个表情非常奇怪。

齐北瘪嘴道：“刚才五分钟时间，有三个人看表，急着回家抱老婆？”

有几个平时散漫惯了的，被这句话逗乐了，压不住窃笑，发出“嗤嗤”的声音。

胡汉良拍着桌子咆哮：“不要笑！”

大家赶紧挺身板脸，洗耳恭听。

齐北挥手阻止了他，眼中射着寒光：“以前，西安是我们的次要城市。如今，共党中央到了陕北，看样子还要长期经营下去。于是西安，就成为了共产党的码头，也成了我们交锋的最前线，是党调处最重要的堡垒。西安一发，牵动全国，如此压力之下，诸君还有心情嘻笑吗？”

“可你们这一年时间，把西安弄成了什么样子？杨虎城的秘书长南汉宸，张学良的高参刘鼎，都是老牌的共产党员，在西安城里招摇过市。学生动辄请愿游行，商人罢市，工人罢工，你们却没有一点办法。如此败绩之下，诸君还有心情嘻笑吗？”

齐北又冷冷扫视了一圈，惊得几个人脸上的肌肉轻微跳动：“军特处早我们一步，建立了西北站，在陕西境内又建了七八个分站，捷报频频传回南京。徐老板脸上无光，小陈部长更是被委员长训斥。如此竞争之下，诸君还有心情嘻笑吗？”

大家听了这三句问话，如芒在背，额头不由得渗出了细细的冷汗。

① 陕西把奶奶称为“婆”。